蜀山劍俠傳/18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八六回　大地煥珠光 念悔貪愚 始悉玄門真妙諦　法輪輝寶氣 危臨夢覺 驚回孽海老精魂

下一回▶

猿精始終未見敵人身形，不知是甚家數。料定追上也難討好，祇得掃興飛落，指着地上怪物殘骸，怒嘯了兩聲，將手一指，那一片地面便即陷落了一個深坑。等那些殘骸剩羽陷落下去，又復合攏。再去怪物洞內繞了一回出來，四外一觀望，先似要走，剛飛起沒多高又落下來，二次飛入洞去。

林寒候了一陣，不見再出，也不知他是否有久居之意。因出避匆匆，未將山洞封鎖，不甚放心，又悄悄飛轉洞內，用禁法將洞封閉。正要往倚天崖龍象庵求助，猛覺心神搖搖不定。知猿精又在用那攝魂之術，知道不妙，連忙強自鎮攝，連池頂也顧不得封閉，急匆匆往龍象庵飛去。到了庵中，芬陀大師先用佛法給他解了禁制。默轉神光一查，原來猿精料定林寒藏在雪山一帶，連尋多日，未見迹兆。先見峰腰雲橫，錯疑林寒在內。細一查看，發現那雲乃是毒氣凝結，又當是修道人用來守洞的異物，愈發心疑，定要探個水落石出。及至撥雲一看，裏面竟潛伏着一個奇毒無比的怪物在內。那東西叫做雪蝑，又名角蝮，形雖與刺蝑相似，前半截迥然不同。在世間五十三種最猛烈的毒物中，位居第六，奇毒無比。那三角尖頭，下面兩角，中貯毒液，能發爲雲霧，成團飛出，可分可合。這東西雖然惡毒，卻是生具特性，向道之心極爲堅毅。每隔一千七百餘年，纔長成一個。不須交配，自能孕育，一產四十九卵，多下在荒涼奇寒之區，下與地火相接之所。

深潛地底，時上時下，四十九卵輪轉運行不息，春降秋昇，與天地孕物之道全然相逆。一面稟受陰寒之性，一面稟受陽熱之性，交替成長。到了年限，破殼而出。先在地底，互相殘殺，末後僅剩一個，方行破土上昇，尋一個極隱蔽的所在，用三角尖頭打一深洞，在裏吐納修煉。先煉內丹，再煉嬰兒，一心想先修成人物，再修正果。起初潛處隱祕，神仙也難找得到它。無如詭詐多疑，到了產卵之後，內丹煉就，嬰兒成形，便心生畏忌，老怕嬰兒爲人所害，百計千方，設法隱藏。結果這也不好，那也不好，最終纔決定吐出毒氣，將洞口封住。這嬰兒仍是一會兒吐出，一會兒吞進，日無停歇。它那嬰兒，也與道家元神所煉不同，乃是用本身毒氣精血苦煉涵育而成。雖非漠不相關，無關痛癢，便殺了它的嬰兒，於本身並無大害，可是它看得比性命還重。等煉成長大以後，將自身元神附了上去，變得與人無二。此時一心向道，尚無害人之念。無奈畜類修人尚易，人如修仙，不知要多少世積德累功，宿根慧業，纔能有望，它一個天生害人的毒物，怎能做到？尤其是稟賦奇惡，忌刻異常。初學爲人還好，做不幾時，就犯了本性，無惡不作。最忌恨是有道行的異類，見了決不放過。它一開始爲惡，便幻成道裝，到處爲惡，其毒自然更重。道行稍差一點的人，一不留心，被它噴上一口，立時形銷骨化而死。

猿精也是新近纔從韋、向二人口中得知它的來歷，一旦相遇，如何肯放。知它守着元胎，不肯離洞，費了好些心計，將它調開，先盜嬰兒，再行誅戮，雖然下手太狠，但是爲世除害，功德不小，殺了雪蝟，甚是高興。又進洞去，行法下探地底，搜出遺卵毀了。當時本要走去，繼一想，林寒尚未尋到，自己也無個好住所，料那峰相距林寒所居必近，洞又廣大修潔，存了久居之念。二次入洞，試再設壇行法禁制，覺出林寒居處就在眼前，心中大喜。一會兒又覺林寒移動他去，換了方向。再待一會兒，禁法竟無效用，與往日行法前後感應，大不相同。想了想，試按起頭的感應，順着方向查探，竟在峰頂之上。峰是孤峰，四無依附，心正狐疑，無意中走到池旁。他目光原極敏銳，前幾回祇當是乾池，沒有在意。這一身臨切近，自然瞞他不過，一到便看出池底甚深，恍然大悟，連忙飛下。見崖壁上現有洞府，已爲禁法封閉，看出人已他去。心想：「林寒既在此久居，必不會棄此而去。適纔初行法時雖然有些感應，後來便絲毫也禁攝他不住，若非知機速收，難免還要蹈頭幾次的覆轍。他道行法力，都似不在自己之下，此行定然有事，決非有所畏忌。如若運用玄功，穿石入洞，非不可能，但是自己祇爲想得古玉符，回去修煉，但能得到，便無爲仇之心，能在暗中盜取更好。莫如就在洞側潛伏，隱身相候，等他歸來，再行伺隙下手，免得露出行藏，使增防備。」於是守定洞側不走。

芬陀大師查明就裏，說與林寒知道。林寒因玉符和諸寶物俱都帶出，雖然不畏竊取，但是連日修爲，正當要緊關頭，行時匆忙，平時打坐的法壇並未撤去。況且那洞寬宏奇麗，

景物幽絕，爲修道人極好修煉之所，又經過自己苦心佈置。猿精在外等得時久，難免潛入殘毀，豈不可惜？忙求芬陀大師恩助，代爲設法驅逐。大師笑道：「此事無關緊要。此畜心志也頗可憐，無須我親自前往。你楊師姊往白陽山斬古妖屍，奪回軒陵二寶，此時已經成功歸來，人在途中未到，等她回來，可與她商量同往。猿精雖有玄功變化，卻非楊瑾對手，祇不許傷他性命便了。」說罷，雙目一合，便已入定。

林寒不敢多瀆，候了片刻，楊瑾未至，恐猿精等急毀洞，又去庵外眺望，終於見楊、淩二女到來。謁罷大師，同往禪房落座，說了前事。楊瑾猜那從猿精手中取走雪蝟內丹的，或許是在玄冰凹潛修的女殃神鄭八姑。此人先與優曇大師門下愛徒玉清大師同是異派，因雪山修道，走火入魔，近年纔由玉清大師苦求優曇大師指示仙機，傳了佛法，用聚魄丹和九天元陽尺，給她解脫危難，復體重生。自從歸到正派門下，功行大是精進。自己前生曾和她有過一面之緣，雖然異派，談得甚是投機，如今更成了一家。未去白陽山前，曾欲往訪，聞得她重生以後，經常出山積修外功，不常在家，又無閒暇，遲遲未去。那團銀光，類似雪魂珠神氣，也是渴求見識之寶。如若是她，想必自外歸來，正可乘機謀一良晤，心中甚喜。便對林寒說：「那放銀光的如是鄭八姑，此人乃我前生舊友，她必知猿精道法深淺。好在玄冰凹乃必由之路，我們先尋到了她，約了同去更好，不然也順手些。家師入定，無須再行稟告，就此去吧。」雲鳳也願去觀光，祇把四小留在庵中。

三人一同起身，到了玄冰凹，飛落一看，女殃神鄭八姑並不在彼，祇得仍去尋找猿精。相隔老遠，便見彤雲迷霧之中，一道紅光與一道白光，在峰頂上苦鬥不休。林寒認出那道紅光正是猿精，告知楊、淩二女。楊瑾見那白光雖非旁門一流，卻也不是峨眉一派，忙令林、淩二人同催遁光，趕上前去。三人劍光均是仙家異傳，不比尋常，霎時便到。

原來猿精在洞底等得心焦，登峰瞭望，瞥見一道白光由北向南，破空而飛，方向正對峰頂，先就有些疑心，當是林寒迴轉，忙即隱起身形，等他降落。偏生來人煉就一雙神目，老遠便看出峰頂上站着一個老道人。心想：「這條路曾經飛過兩次，孤峰兀立，並無洞穴，四外積雪寒冰，景物荒涼，怎會有人在此？每次來往，都是沿峰而過，沒有到頂，難道頂上還有甚奇景暗藏不成？」念頭一動，想看那道人是何路數，竟將劍光昇高，改由峰頂越過，順便探查一下。到了峰頂，也未降落，祇是在上面略一停頓諦視，果見峰頂凹池茂草下面，竟是空的。料那道人是個隱迹潛修之士，不然也不會尋此幽祕地方作爲居處，此時必已避入池底。自己尚有事在身，必須覆命。這廝既不願見人，何苦相擾？撥轉遁光，正要飛走。誰知猿精卻多了一份心，因來人身劍合一，飛行時看不見人，祇當真是林寒發現自己在下，又復匆匆避去。自己蹤跡已露，禁法又制不了他，如被遁走，

休想尋到。看神氣，祇有暗中下手，盜奪玉符，和他講理，已是不行。忙即大喝一聲：「往哪裏走？」隨手放起飛劍，現身追去。

來人一見有人追趕，回頭一看，正是適間所見道人，忙回飛劍迎敵，也現身形大喝道：「無知孽畜，我已饒你，你卻敢來犯我，今日是你劫數到了。」猿精見來人並非上方山用詐語誆去玉符之人，好生後悔，本想說明誤認，謝罪了事。誰知來人性烈如火，又極自負，無故追趕，已經大怒，又見是個異類修成，這等不安本分，平時爲惡必重，極欲爲世除害，不肯罷手。猿精護短，自從修成人形，時以真仙自命，最惱人說他畜類，偏被來人一雙神目看出來歷，也頗忿怒。兩下里便在峰頂苦鬥起來。鬥了一陣，彼此都覺對方飛劍厲害。一個想用法寶克敵，一個想用玄功變化取勝。來人剛從法寶囊內取出三根密陀針，待要發出。猿精已將二十餘口桃木劍飛將出來，接着施展玄功變化，遁出元神，正待施爲。來人卻甚是識貨，見狀大驚，知道厲害，今日自己決難取勝，又不甘心，就此敗退。方在委決不下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這略一躊躇之間，楊、林、淩三人已是飛到，各將法寶飛劍放出。楊瑾當先一聲清叱，手指處，法華金輪照着猿精青紅光華中衝去。來人一見，知道猿精來了勁敵，樂得借此抽身，不使外人看出深淺，忙高聲說道：「此妖可惡，我尚有事，三位道友來得正好，高明在前，用我不着，行再相見，少陪了。」說完，一縱遁光，破空飛去。

猿精看出敵人發慌，方在暗喜，忽見萬道金霞飆輪電馳，急轉飛旋，自半天直落下來，與自己劍光纔一接觸，立聽錚錚一片聲響，青光飛濺處，桃木劍連被斬斷了十好幾口。定睛一看，來人一個正是尋求多年未遇的對頭林寒，此外還同了兩個仙風道骨的少女，來勢的猛惡，竟是平生少見。知非尋常可以抵敵，不禁恨怒交加，慌不迭地先收了殘餘的桃木劍，運用玄功變化，留下一個化身，先自飛起，避開來勢，再行設法取勝。楊瑾見法華金輪寶光所到之處，青光星碎，未免輕視了些，猿精變化又極神速，三人均未看出，依然各持法寶、飛劍上前，一面夾攻那道紅光，一面直取猿精。正鬥之間，先是那道紅光在金霞中掣了兩掣，便即隱去。接着林、淩二人的飛劍雙雙直取猿精，已經臨近，並不見猿精有甚抵禦，祇做欲逃之勢，如換常人，劍光過處，定必屍橫就地。雲鳳忽然想起芬陀大師曾經囑咐，不許傷害猿精的性命，爲何忘了？匆促中剛打算收回自己飛劍，再阻林寒，已是無及，劍光業已繞向猿精身上。雲鳳不知那是猿精化身，方在後悔，以爲猿精必死劍下。就在這念頭微動之間，同時瞥見猿精在光華圍繞中身形一閃，忽然不見。

林寒原見過猿精變化，首先大喊道：「二位師姊留神，這孽畜慣於變化，此時必已遁走。

」言還未了，楊瑾也已覺察，知道猿精必在暗中鬧鬼，自己不怕，恐林、淩二人上當，不顧說話，忙即一指法華金輪，往二人身前飛去。剛剛趕近，猿精所佈太陰奇門陣法已是發動。猿精原想，楊瑾最是厲害，本打算將三人隔開，使其彼此各困一處，不能相顧。然後發揮山雷妙用，迫着林寒就範，獻出玉符，即行遁走，不與敵人苦鬥持久。誰知楊瑾也防到林、淩二人有失，等猿精發動時，已經衝入了二人陣地。猿精無法分隔，祇得施爲。這裏楊瑾方與林、淩二人會合，便見遠遠一圈黃影，疾如電閃，由四圍飛起，齊向頭頂心聚攏。知是太陰禁法妙用，初發時未始不可乘機衝出。一則胸有成竹，想看看猿精有多大道力；二則想使猿精現身出來，乘其志滿無備之時，下手擒他，免使變化驚走。便忙向林、淩二人使了個眼色，故意失驚道：「我們中了妖猿化身誘敵之計了，快休離開，且仗法寶護身，再作計較。」說罷，一指法華金輪，將四外黃影擋住，不使近前。

猿精聞言，以爲敵人祇是法寶厲害，道力仍是有限，便在黃影那面現身大喝道：「我與你們素無仇怨，祇這姓林的不該在上方山鏡波寺用計詐去我的古玉符。我尋他已非一日，如將此寶還我，我也不再傷害你們，彼此兩罷干戈。以爲如何？」林寒早明白楊瑾用意，便指着猿精大罵道：「無知妖猿，本是劫後遊魂，天幸遇見我恩師獨指禪師大發慈悲，佛力超度，傳授修煉之法，並借至寶以爲防魔之用，到期不還，已經可惡。我奉無名師叔之命，知你還寶非出心願，如知恩師證果，必要據爲己有，纔在山門外等候接取。誰知你果忘恩背信，還了又悔，屢次暗用妖法，尋我爲難。我因修煉正急，不值和你計較，每次祇將你邪法破去，並未窮追，你竟敢怙惡不悛，尋上門來。似你這樣孽畜，本難理喻，不屑向你多說。你祇要勝得過我三人，便將玉符歸你。」猿精大怒道：「禪師乃佛門高僧，幾曾見有這樣的弟子？此寶禪師在日既未索要，身後又無片紙隻字遺留，可見有心賜我，被你矇騙了去，怎能甘休？本當要你性命，姑念你以前既在鏡波寺居住，必與禪師有些瓜葛，現饒你們不死，速將此寶獻出便罷；否則你們業已陷入羅網，我祇舉手間，你們立即化成灰燼，那時做鬼休來怨我。」

楊、林二人齊聲喝道：「妖猿有甚麼本領，祇管施展出來。虛聲恫嚇，有何用處？」說時，楊瑾見猿精身後孤峰頭上，似有豆大一點雪亮的光華閃了一閃，接着便見一個身容清瘦的人影略現即隱，彷彿剛到神氣。猿精正得意狂言，全神貫注前面，全未覺察。楊瑾見是鄭八姑趕來，心中愈發拿穩，便命林、淩二人各自運用飛劍護住全身，看猿精到底有何伎倆。一言未了，猿精見三人身入羅網仍是倔強，不由暴怒。知道三人劍光法寶俱非尋常，非將山雷一齊發動，上下夾攻不可。但是此法狠毒，不能抵禦，立成齏粉。看三人來路俱是正派中能手，這一來勢必樹下許多強敵大怨。繼而一想：「事已至此，

我不傷人，人必傷我。如能將敵除去，不特奪回玉符，還可多得好幾樣仙家至寶。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要闖禍，就闖個大的。管他是甚來路？等將玉符、寶物奪到手中，棄了摩霄故居，逃往南極冰島窮陰凝閉，仙凡不到之區，掘一冰穴，潛伏苦修，仇敵縱然厲害，也決尋覓不到。過上二三百年，舊日仇人成道的成道，應劫的應劫，自己的一部內景元宗業已煉成。彼時再往中土來積修外功，以求正果，即使有人尋怨，也不懼了。」打好如意算盤，便暗中運用太陰奇門陣法，把艮、震山雷妙用一齊發動。

三人祇見猿精兩條長臂揮舞幾下，兩掌一搓一揚，立時八方風動，四外隆隆有聲，周圍黃影由淡而濃。頃刻之間，先是地下雷聲殷殷，密如貫珠，由細而洪，似往三人立處收攏。接着當頭一片變成漆黑，低得似要壓到頭上。遠的地方依舊日色皆黃，雪光可睹。林寒知道猿精發揮山雷妙用，識得厲害，忙道：「妖猿手辣，此陣非同小可，上有移山，下有迅雷，我們不可大意呢。」楊瑾笑道：「此乃道家太陰奇門陣法，乾坤八門之妙，我俱深悉。他不過通得艮、震兩門，尚未學全，怎能犯我？且任他班門弄斧，無須在意，我自有道理。」猿精耳目敏銳，心智靈警，因爲喫過正派的虧，幾乎形神全滅，雖然豁出一拼，臨時卻有戒心，本是試探着發動，勢並不驟。三人問答，語聲甚低，卻全被聽去。暗忖道：「太陰奇門陣法，自己本不全通，敵人竟全看出，可見厲害。」不禁起了驚疑之念。不過勢成騎虎，欲罷不能。細查三人，祇是運用飛劍、法寶，不似有甚別的動作。又疑敵人祇知陣法，並不識得此中玄妙，恐是情急時詐語。微一狐疑，終於把心一橫，不再詳審所言真假，反倒加緊施爲，也沒想到退步。

楊瑾兩世修真，俱在神尼芬陀門下，學歷宏深，玄門各種陣法，解識得的十有八九。至於各異派所佈的惡毒陣法禁制，雖然祇識陣名與大概，不能破的尚多，但有芬陀大師降魔四寶護身誅邪，本身又精金剛、天龍諸般禪法，即或被陷，也能脫險而去。這太陰奇門陣法雖非尋常，卻係兩生素習，備知微妙。況且鄭八姑的雪魂珠妙用無窮，適在猿精後面現身，必非無因而至。因此胸有成竹，早在暗中運用。猿精哪裏看得出。行法以後，如換平日，早就神雷爆發，崇山壓頂，石破天驚，火焰萬丈。陣中敵人縱有法寶護身，顧得了上，顧不了下，絕難倖免了。不料地上萬雷奔赴，到了陣中心敵人立處，隆隆之聲愈加緊密，眼看蓄勢待發，就要裂地爆發，忽見地面似乎往上略凸了凸，便即平息。地下雷聲祇管如熱鍋炒豆一般，匯爲千千萬萬的爆音，先似被甚東西阻遏住，等到將近中心，即行散去，起伏不停。同時天上黑影也漸漸向上高起。再看敵人立處，變成了一幢金光異彩，精芒萬道，電閃霞飛，兀立陣中。猿精煉就一雙慧眼，竟辨不出人影所在。那四方八面的雷火，打到陣中心光幢左近，即自爆散，絲毫不能挨近。一任猿精怎樣發揮，終是無用，枉自焦灼。兩下相持不多一會兒，光幢中涌起一片青光向天飛去。接着

又見一團紅光爆成萬點火星，向四圍黃影射去，這時天又昇高了些。

猿精見狀雖甚驚駭，猶冀陣網未破，雷火未熄，尚可運用玄功化身人陣，一拼勝負。猛見黃影當中似乎裂了一孔，那形如覆碗的陣網竟與初現時情形相反，從裂孔起，由上往下，漸漸收縮下來。適見青光，業已破網而出，上衝天半。那紅光散化的無量火星四外飛射，與猿精所發的雷火一撞上，便即同歸於盡。火焰橫飛，紅光變幻，一霎時便把全陣數百畝方圓的地面幻成了光山火海。再加地底密雷殷殷，爆音如潮，積雪驚飛，震撼山嶽，聲勢端的雄奇無比。似這樣繁喧騰沸，僅有半盞茶時，兩下雷火俱由盛而衰，由密而稀，天上青光黑影也都消逝。瞬息之間，光煙全滅，雷火無聲，全陣已被破去。猿精知道不妙，還未等他運用玄功化身飛出，決那最後勝負，倏地光幢中似一輪皎月般涌起一團銀光，寒芒萬道，奇輝四射。猿精仔細一辨認，正是先前搶走雪蝟內丹的那道光華。這個新對頭神出鬼沒，來無影，去無蹤，玄妙無窮，不可端倪。除了這團隱現無常的奇光外，始終不見人影，也查不出是甚家數。即此已可分出勝負，道法高強，不問可知。陣中三人尚覺不是對手，哪還禁得起又添強敵。況且陣法已破，再不見機，必難討得公道。念頭一轉，心中害怕，這纔息了奪符之念，打算逃走。可是先前氣壯心粗，沒有留神退步。楊瑾知他陣法沒有學全，早在事前將計就計，運用太陰奇門妙術，即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。表面故作發揮法寶、飛劍威力，去分猿精心神，等將山雷驅散，全陣已化生出坎離妙用。鄭八姑也同時來到。

八姑原是奉了峨眉掌教妙一真人之命，面授機宜，特地來此相助三人收服猿精，並接引林寒入門。八姑自借九天元陽尺之力復體，服了神尼優曇所賜靈藥，得慶更生。玉清大師眷念昔年同門夙契，力向神尼優曇苦求，傳了許多防身降魔的法術，自己並在玄冰凹陪她修爲多日，不時指點她上乘修道之功。因神尼優曇說她不是佛門中人，祇允爲記名弟子，不允正式傳戒。她又稟承師命，乘妙一夫人往訪神尼優曇時，給她引進，得列峨眉門牆，歸入正教。八姑曩昔走火入魔，身已僵死，祇餘枯骨，元神尚且苦煉，道力本就深厚。如今飽經災厄，劫後重生，越發悟徹玄微，日益精進。雖在峨眉門下爲日無多，因有以前根行和玉清大師的指教，修爲容易，在目前小一輩的門人當中，漸有後來居上之勢。這次因奉師命，出山修積外功，歸途路遇玉清大師，說：「凝碧崖不久開闢五府，羣仙盛會，本派小一輩中門人，都要在開府之日，向掌教師尊行參拜大禮。到日各派前輩真仙，尚有不少新弟子要引進。先後兩輩同門，目前往凝碧崖待命服役的人，已經陸續到了不少。你入門日淺，我引你拜妙一夫人爲師，又是在恩師座中相遇，凝碧仙府尚未去過。祇英、雲、秦氏姊妹、金蟬、朱文、若蘭等有限幾人，在破青螺峪除八魔時見過，餘者多不相識，各位前輩師伯叔們更無庸說了。恩師說你以前孽累太重，比我還多

幾倍，雖已轉了一次大劫，如欲修得正果，無論你的道力怎樣高深，如不多積外功，仍是無望。並且峨眉開府以後，長一輩的多半外功業已圓滿。有的迴轉仙山，白雲封洞，閉門潛修；有的就在五府中清修靜養。除卻掌教師尊和有數幾位，因爲奉有長眉師祖仙諭，發揚道統，光大門戶，尚須表率羣倫，仍是暫時不能罷休外，都等與諸異派妖邪第三次峨眉鬥劍之後，便即成道仙去，輕易不再與聞世事。盛會開罷，諸弟子全數奉命下山行道。你雖未奉到傳諭，難得我有事峨眉，恰巧與你路遇，正好乘機和我同去。一則早日拜識各位前輩仙顏；二則得與小一輩諸同門早日交好，將來大家也加一番情誼和照應；三則凝碧崖仙景無邊，會後奉命下山，不俟有成，難得再至，樂得早往觀光，盡情領略，多消受些靈泉異果，珍釀仙樂，豈非絕妙？」

八姑聞言大喜，猶以初入仙山，未奉傳諭，恐有冒昧之嫌。玉清大師道：「今番開府盛會，亙古難逢。不特本門和諸正教中仙人齊受請柬，前來赴會，便是海內外的散仙，以及諸異派旁門中人，祇要與本派無仇，且未爲惡者，多半聞風向慕，借着慶賀爲名，不奉請柬，到時也來觀光。依了嵩山二老和窮神淩真人說，他們一半是來看熱鬧，一半是來窺測深淺，以爲異日作惡時準備，此輩異端，居心叵測，大可不納。掌教真人力說：『我輩與人爲善，他們雖然多半旁門左道，俱還惡跡未著，既可使其觀善知返，分清邪正高下，知所去取；又可示我玄門廣大，無所不容。倘因見而警惕，永遠捨惡爲善，無形之中，豈不積了許多功德？何況此中尚有不少道友，俱是潔身自愛之士。何苦因此生嫌，變友爲敵，使衆弟子日後下山，平添好些大敵？至於有幾人受了妖邪蠱惑，意欲乘隙發難，來此擾鬧，前在東海，已與玄真道兄議定，各有準備。三位道兄，也各有奉煩之處，決可從容消弭。既無妨害，何苦拒人於遠？』當下與在座諸長老一商量，索性算出要來的人，祇除開那受人蠱惑、心懷暗算的十來個任其自來，也不去延請外，各用飛劍傳書，一一邀請。諸長老有的還受掌教師尊之託，因事外出，來去頻繁。對於同門諸弟子，大都由各人受業師轉示，或是彼此遇上傳知。如無使命在外，均可事前趕去。否則須俟開府前三日，始由嵩山二老和髯仙李師叔三人，查點到會人數與衆弟子所在地點，分別用千里傳音與飛劍傳書之法，召集赴會。此時本派同門當已早悉。那遲到的，不是奉命在外，有事羈身，便是和你一樣，入門未久，每日獨自閉洞潛修，得音不早之故，祇管早去無妨。」

八姑自然喜出望外，相隨玉清大師，到了峨眉凝碧崖太元洞內，拜見掌教師尊與各位前輩長老。再退出與英、雲等已見和未見的諸同門大家歡聚。在仙府中流連了些時，這日妙一真人忽命值日弟子苦孩兒司徒平傳入太元洞，聽候使命。八姑入洞一看，妙一真人中坐，此外還有醉道人、髯仙李元化、萬里飛虹佟元奇三位師叔，連忙上前禮拜。妙一

真人命起來吩咐道：「漢時毛公劉根，收有兩個仙猿。蒼猿轉了多劫，現始改名袁星，爲女弟子李英瓊收服，歸入本門。因它宿根未昧，向道堅誠，新近又得猿公雙劍，日後當有成就。祇那白猿備歷災劫，已經成道，偶然無心作惡，爲優曇道友門人素因所斬。但元靈不昧，得遇獨指禪師，傳授他煉形之法，修復原形。又在洞庭毛公壇故址巧得道書和毛公留賜二猿的法寶。掘取之時，自不小心，祇知防禦竊奪，不曾事前行法掩蔽寶光，爲祁連山天狗崖地仙藍髯客姬繁路過發現，下來奪取。此人元初得道，兵解後，自知根賦稍薄，轉劫恐迷本性，反墮輪迴，苦煉元神，在祁連山閉洞一百三十八年，由鬼仙煉成地仙。雖是旁門一流，生平極少爲惡。所習雖是道家下乘的功夫，歷年久遠，法寶道藝均有過人之處。猿精決非其敵，當時幸仗玄功變化逃去。但是姬繁已經回到毛公壇舊址，在靈祐觀內借住三日，下工夫虔心占算，居然被他算出道書、寶物來歷妙用，祇還不甚深悉猿精以前與毛公的一段因果。因想奪回道書、法寶，又欲強收猿精爲徒，到處搜尋下落。你佟師叔今日從天山博克大坂返回，適纔行至途中，遇見北天山散仙柳雪翁告知此事，並說姬繁近受五臺派妖人蠱惑，正要做盛會不速之客，擾鬧仙府。再者，那猿精雖是異類，心術頗佳，尚知自愛，修爲卻也不易。他又受獨指禪師點化傳授，見姬繁是個旁門之士，何況又要奪他的書、劍，定然不肯降服。這姬繁手辣心狠，更有兩件厲害法寶，猿精必遭毒手無疑。此時他正與獨指禪師記名弟子林寒爲難，想奪回以前古玉符，去煉那部內景元宗，並不知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，洞庭毛公壇所遇之人暗地搜尋，要算計他。」說罷，便向八姑面授機宜，派她去助林寒。

八姑飛到大雪山後，暗中協助林寒。最後與楊瑾等三人相見，祇略談了幾句話，楊瑾即將陣法發動。八姑也將雪魂珠飛出，栲栳大一團光華纔自光幢中昇起，晃眼工夫，便化成畝許大小，寒芒流照，銀輝四散，飛行若電。兩下夾攻，猿精如何能再遁走。剛剛運用玄功，化身欲逃，雪魂珠光華業已飛到臨頭，將他照定。就在這驚慌駭亂之間，地底忽然往下一塌，陷出一個數頃大小深穴，穴中涌起萬丈洪濤。接着天空中又有一片紅雲飛墜，落近地面，化爲一座火山，朝猿精頭上直壓下來，轉眼包轉全身，烈焰熊熊，燒個不已。

猿精先見地底洪水暴發，知是敵人陣法妙用，一時情急，忙以飛劍開路，施展全副本領，拼命奮力往上一衝。誰知頭頂寒光重如山嶽，休說衝破逃走，稍微挨近都不能夠。不特上衝不行，連往旁側逃竄，都似有無量潛力，在暗中阻住去路。任是用盡心力，東衝西突，俱不能越過雷池一步。可是高懸空際，祇禁止猿精逃走，也不下落。猿精衝了幾衝無效，下面驚泉飛涌，似水山一般，業已昇出地面，晶峰冰柱，仍同穴口大小，還在繼長增高，也不漫溢開去，眼看就要淹到足下。上面烈火又彌空飛至。猿精雖知此水中含

坎、離變化，非同凡水。一則情危勢迫，二則還自恃有一身玄功變化，連忙分出一個化身，由那口飛劍護住，去禦烈火；自身索性往水中鑽去，竟欲拼犯奇險，打從地底逃走。身纔落到水內，誰知楊瑾早已看破了他的心思，先放出般若刀，去截住他的飛劍。手一指，空中烈火漫天而下，竟將那數頃方圓的水柱圍燒了起來。猿精見敵人竟將坎、離妙用合而爲一，水火齊發，同時夾攻。情知厲害，仍舊拼命往下鑽去。甫及水深之處，忽見穴底金霞百丈，電轉飆飛，往上緩緩湧來。

原來楊瑾知道猿精乃遊魂煉成，又精於玄功變化，到了危急無計，必定豁出再苦煉多年，捨出原來煉成的形體，保住真魂精氣，穿通地肺遁走。本想收復，不欲壞他道行，暗用法華金輪埋伏在底，使其拼死遁走，也所不能。猿精識得此寶厲害，一旦被光輪捲住一絞，立時形神俱滅，化爲灰煙而亡，哪裏還敢往下穿行，慌不迭往上便起。水被烈火一燒，立時熱沸，猿精身在其中，恰似浸入滾水一般，如何受得。若一衝出水外，上面又有千萬烈火包圍，其勢更險。迫不得已，祇得將所有桃木劍連同洞庭毛公壇新得之寶，一齊放將出來，成了一個光籠，將全身暫時護住。

總算道力尚深，法寶玄妙，暫時強耐奇熱，保得命在。無如身外之水越來越沸，熱不可當。加以滾泡飛騰，如雷電一般，甚是猛烈，護身光華常受震盪。時候一久，能否支持，實無把握。又想借諸寶護身，衝火上昇。擡頭一看，上面除了適纔困身奇光而外，還有幾道極厲害的劍光虹飛電舞，出沒烈火之中相待。再從水中透視三個敵人當中，又添了個身穿黑衣、形容枯瘦的道姑在內。適纔光幢業已收去，四人並立在前面坡上，正在指點自己，從容談笑。上下左右，俱無逃路。方在萬般惶急，無計可施，微一疏神，猛覺腳底震盪了一下，光籠開了一條縫隙，火一般的沸泉立時隨之湧來，滾泡如雷，打在身上，熱痛非常。忙即運用玄功，將寶光合攏。定睛往下一看，纔知下面法華金輪逐漸上昇，業已挨近。自己一心尋覓出路，水又越發沸漲，無量數大水泡上下四方，如雨雹一般打來，火光一映，幻爲異彩，隨滅隨生，滾滾不息。金輪上昇既緩，中間又復停歇。

猿精困了一會兒，沒見金輪來襲，以爲也和頭上寒光一樣，祇阻逃路，不來追迫。楊瑾見他久困不降，尚未省悟，特地催輪相逼。猿精哪裏知道，目迷五色，未防下面埋伏驟起。這時恰有一串絕大沸泡打來，將猿精護身光籠往下一壓。受困以來，司空見慣，知道其力絕大，不可硬抗，順着壓力往下一降。不料足底金輪正在上昇，一下掃到飛劍、法寶連成的光籠上面，桃木劍立時捲毀了三口。幸而別的法寶因在上面，未曾毀卻，劍斷之後，楊瑾知他受創，止住金輪，未再上昇，否則猿精縱得免死，那些法寶、飛劍至少也要損失多半。這一來，把猿精嚇了個亡魂皆冒。百忙中把寶光重又連接緊密，往上

昇高了些。再低頭一看，金輪仍停在當地，敵人四外埋伏重重，遲早必死無疑，又是害怕，又是傷心。回憶前時，也是恃強偶管閒事，爲素因大師飛劍所斬，遊魂飄蕩。好容易復得成形，又學會了好些道法。那古玉符，禪師原祇答應借用，林寒是他記名弟子，就算是沒有禪師遺命，用計篡取，也不爲錯，不該自起貪嗔，屢遭挫折。前在上方山失卻許多桃木劍，被無名禪師擒住，連圍七日夜，已經伏低求饒，不再追尋林寒索符。這次洞庭毛公壇巧得前生仙書、法寶，更應知足纔是。偏又貪慾無厭，勾起舊事，仍想奪回玉符，以爲驅邪降魔之助。不料費盡心力，終於自投羅網。又不該自恃玄功變化，一時疏忽，未留退路。全身而退，固是無望，照此層層緊迫，困焰周密，連想復化精魂以遁，都所不能。事到臨頭，悔已無及。越想越傷心，不禁痛哭悲號起來。

楊瑾、八姑隔着水火，望見猿精困在裏面傷心悲號之狀，憐他大有悔意，同聲喝道：「無知妖猿，此時可知厲害麼？」猿精因自己再四尋仇，做得太過，四個敵人合力行法，將他包圍，下手狠辣，不留一線餘地，以爲志在除他；不比無名禪師乃佛門神僧，心腸慈悲，可以悔過乞恕。如向求饒，徒自取辱，必然無用，沒敢輕易啓齒，及聽二人這等一說，猛想：「敵人法寶和坎、離妙用威力，祇消上面銀光與穴底金輪一昇一降，兩下一合，便即了賬，致死自己易如反掌。爲何先後挨有多半個時辰，除金輪還往上略昇了昇，毀去兩把桃木劍，便即止住外，頭上銀光竟是始終高懸空際，不曾下壓？莫非這幾個敵人祇要逼我屈服，並無傷害之心不成？」想到這裏，生機一露，立時恍然省悟，忙在水火之中翻身拜倒，高喊：「小畜知悔，上仙饒命！但求網開一面，停了水火夾攻，容小畜一述衷曲，如若虛妄，百死不辭。」楊瑾知他水火烤炙難受，出語不易，便大喝道：「你這孽畜，當初如此兇橫執拗，本應即時處死，爲世除害纔是。既然極口知悔，姑念修爲不易，上有雪魂珠，下有法華金輪，四外網羅密佈，也不怕你飛上天去，且放出片時，聽你說些甚麼。如非真誠洗心革面，我一舉手，便教你形消神滅，做鬼不得。」說罷，行法一揮，立時水平火散，晃眼工夫，復了原狀。僅剩一團大約數畝的精光，懸於空中，照得環峰積雪俱呈銀色，分外清明。

猿精見景物依然，猶如做了一場噩夢。祇水火煎迫時久，雖有寶光護體，仍有兩次爲沸泡打中，身上尚作熱痛；加以熱氣鼓盪，其力絕大，不能透氣，全仗屏息內轉，一面還得運用玄功抵禦奇熱，因此精力也微覺疲憊。細審種種情形，又不是甚麼幻境。這一出困。如釋重負。喘息甫定，未及開口，忽聽楊瑾清叱道：「孽畜還不上前答話，意欲何爲？」猿精聞言，纔想起自己雖然跪倒，護身法寶連成的光籠，因敵人收法太快，尚忘了收去。深知敵人厲害，倔強不得，忙答：「小畜已經知悔，豈敢有他意。」一面慌不迭收了法寶、飛劍，恭恭敬敬膝行近前，跪稟道：「小畜在漢時，便隨毛公真人清修，

轉劫多世，今生得道以來，並未爲惡。祇爲一念貪嗔，不知林大仙不與小畜計較，始終苦尋不已，實則志在得符，並無相害之念。不想冒犯仙威，自取滅亡之禍。如今悔之無及，望乞諸位大仙大發慈悲，念小畜前次無辜遭劫，苦煉成形，修爲不易，放回故山。從此決意獨自清修，不特不敢再尋林大仙冒犯，誓當努力向善，以報深恩。」說罷，淚流滿面，哀叩不止。

八姑因時不早，看出猿精狀頗虔誠，知已悔悟，恐再耽誤久了，藍髯客姬繁趕來，又生事變，忙向楊瑾使了個眼色，接口道：「當初獨指禪師好意借符，成全你修道煉形，並未說是不要，你過期不還，已屬背信。林道友乃他心愛弟子，祇緣不是佛門中人，權且記名，未予披度，師徒承受，理所當然。況且無名禪師乃獨指禪師師弟，受命接掌鏡波寺，一切自可主持。林道友奉他的命，向你接取，不爲誆騙。你七犯上方，險遭顯戮，因悔過求饒，禪師纔發慈悲，予以自新之路，將你釋放。你巧得毛公壇仙書、法寶，既知前生因果，便當訪尋舊侶蒼猿，尋求正道。你反因此生心，復萌故智，纔致今日之禍。我奉峨眉掌教真人之命來此，楊仙姑事前和我商量，似你這等背信忘恩，反復行爲，目前雖然惡行未著，他年學成道法，難免仍要爲禍世間，不如現在誅卻，免致貽患。是我力勸，方始網開一面，聽你所言，似已知悔，容你力圖挽回，未始不可。但是你在洞庭毛公壇所遇之藍面藍髯道人，乃祁連山天狗崖的地仙姬繁。此人因得道多年，博通各家道術，煉就許多異寶，休說你區區精靈，便是我等相遇，也未必能勝他。當時偶出雲遊，路過相值，未曾攜帶所煉異寶，又不願驟傷鄉愚，微一遲延，致被你乘機逃走。可是此人性最執拗，一有所圖，不得不止。不能修得天仙，也爲此故。自那一晚起，便到處搜尋你的蹤跡。此時業已備知底細，不在你洞前相候，便是跟蹤尋來，歸途恰好相遇。以他法力，這一存心，志在必得，任你如何掩藏逃避，終歸尋到。我們放你不難，須知此人不比我們，祇恐你所有仙書、法寶，全被奪去，連性命也化爲烏有，須要早爲自謀呢。」

猿精聽說那道人便是姬繁，平日早有耳聞，知他心辣手狠，厲害非常，一意孤行，不可理喻，真比目前四人還要可怕，嚇了個魂不附體。再一尋思八姑之言，分明頗有憐憫之意，不禁又生希翼，哀哀痛哭道：「小畜命宮磨折，厄難重重，纔得蒙恩免死，不想又惹禍端，不是天仙說出，小畜還在夢裏。自知道行淺薄，難以全活。既蒙大仙垂憐，指示危機，還蒙格外開恩，給小畜自全之道，小畜九生感激。」說罷，痛哭不止。八姑道：「你自有明路，不去尋求，問我何用？」猿精惶恐道：「小畜有幾個忘形之交，均未必勝得過姬繁。此外，自思並無甚麼別的解法。」言還未了，楊瑾喝道：「蠢畜，你前幾生的同伴，目前不是在峨眉仙府中隨師修道麼？」一句話把猿精提醒，登時觸動靈機，

心中大喜，忙向四人跪叩，力求收錄，帶往峨眉，與前生舊侶一同隨師學道。八姑道：「我等四人，均尚不能擅自收徒，如何可收異類？仙府法嚴，本難妄入，姑念誠求，又當危急之際，我拼着擔點不是，將你攜帶回山，敬候掌教師尊吩咐處置便了。」猿精平日苦心修道，難得真傳，極爲不易。異派旁門，素所不屑，祇恐因此干犯天誅。嗣與韋少少、向善二人交好，本欲求他們引進崑崙派門下，又爲崑崙名宿鍾先生等所拒。峨眉派道法高深，日益昌明，私心向往，已非一日，時復在唸，以爲妄想而罷。萬不料當此百死餘生，居然因禍得福。仙人既允攜帶，到了必蒙收錄無疑。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，跪在地上，叩謝不止。八姑見他歸正，吩咐起立。

猿精正想叩問四人姓名，忽聽遙天破空之聲，由遠而近。八姑擡頭一看，忙對楊瑾道：「這廝來了。我和林道友帶了老猿先走一步，開府盛會，再行相見，大家各自散吧。」隨說隨將雪魂珠一指，那團銀光便飛臨頭上。八姑命林寒、猿精緊隨身後，低喝一聲「快走」，珠光又往下一沉，二人一猿，飛身而起，兩下里迎個正着。楊、淩二女剛見八姑手朝自己一揮，意似促令退走，未及答言，二人一猿已全被銀光包沒，晃眼之間，銀光斂去，形迹俱杳。方在誇讚雪魂珠的妙用，欲待起身回山，那破空之聲已經飛臨頭上，一道青光，似墜星般直射下來。面前不遠，現出一個藍面藍髯，羽衣星冠，手執拂塵，背插雙劍的長大道人。纔一落地，便將拂塵朝空一舞，塵尾上便似正月裏的花炮，放出千萬朵火花，滿天飛舞而滅。楊瑾見他人沒搭話，先自施爲，老大不快。因白陽山取鼎回來，正值師父打坐，還有好些話不曾稟告；妖鳥神鳩也未馴服。估計出來這麼大一會兒，師父功課必已做完，本來不欲多事。料定身有佛門四寶，姬繁所設火網光羅攔阻不住，樂得故作不知，徑駕遁光回山。姬繁不攔便罷，攔時索性給他一個厲害，衝破繁光密火而出。表面上若無其事，仍做不知之狀，氣他一下。想好，便對雲鳳道：「這裏雪景沒個看頭，我們回去吧。」一言甫畢，忽聽來人高聲喊道：「道友休走，貧道尚有一言奉告。」楊瑾見他出聲相喚，不便再不答理，祇得立定，正色答道：「我與道友素昧平生，有何見教，快請明言，我二人還有事，即須他往呢。」

楊瑾原怪姬繁人方露面，便滿天空設下羅網，話說得毫不客氣。實則姬繁得道多年，法術高強，以前輩仙人自命，行事未免任性，但此施爲，卻非對付二女。一聽答語意存藐視，不由勃然大怒，暗罵：「無知婢子，我因見你不似旁門左道，又非妖猿同黨，好心好意向你問話，竟敢口出不遜。就不值爲此傷你，也叫你知我厲害。」於是冷笑道：「我因在摩霄峰尋一妖猿蹤跡未見，前兩三個時辰曾用天眼透視之法，看出他在此峰頂之上，與一白衣少年鬥劍，跟蹤到此。適在空中遙望，見一道銀光下落，到此不見妖猿和那少年蹤跡。你二人既在這裏徘徊，又離妖猿與人相鬥之地不遠，如未相助少年合除妖

猿，也必目睹此事。我並知妖猿在峰頂天池下，闢有一處極隱祕安靜的大好洞穴，在此潛修，勝似他摩霄峰妖穴十倍，如不爲人所誅，必不捨此而去。斷定少年劍術非其敵手，必爲所敗，也許你們到達以前得勝隱去。防他見我尋來，暫時遁走，已用火網光羅，將四外封鎖，無論仙神精怪，皆難逃出。你二人理當看見，好意相問，怎對前輩仙長毫無禮貌？你二人想因學道年淺，不知我的來歷，故而如此無禮。我乃祁連山天狗崖藍髯真人便是。你師何人？歸問自知。如有所見，速速說出，免使妖猿漏網；如若違忤，許多不便。」楊瑾聽他出語甚狂，自尊自大，先向雲鳳微哂道：「這道人好沒來由，妄自稱尊。如今長眉真人等諸位老前輩早已飛昇紫府，身列仙班。目前有時尚在人間遊戲，或是仙業已成，功行尚未完滿的，如極樂真人、東海三仙、嵩山二老等前輩仙人，不必說了。便是稍次一等，介於仙凡之間的，我也認識不少。怎沒聽說過有個藍面真人？真可算是見聞孤陋了。」

姬繁這時細看二女，雲鳳尚差，楊瑾竟是仙風道骨，迥異尋常，寶光劍氣，隱隱透出匣囊之外，知非恆流，但是自己卻一個也不認得。聽語氣，明明意存譏笑，說他不在天仙一流。不禁又驚又怒，正要忍氣發話，楊瑾已轉面相對道：「你問那老猿精麼？我二人來時，果然見過。他對我說，前生原是漢仙人綠毛真人劉根門下，轉劫至今，方始成道。前月曾往洞庭毛公壇舊址，掘到乃師遺賜他的法寶、仙籍。彼時忽有一道人名叫姬繁，無故相擾，欲待劫奪。當時雖見機避去，終因這道人既貪且狠，早晚必尋他的晦氣。適遇我一道友經過，他便再三懇求他援引，託庇到一位前輩真人門下去了。這峰底洞穴，也非他所闢來修道之所，他今日不過在彼暫候一人，後來即相隨他去。難道這些事，你都未看出來麼？我因學道年淺，既不想奪人寶物，又不想收徒弟，他說的話，與我無干，未有在意聽他，也不知去往何方，託庇的人允否收容，詳情一概不知。聞得天眼透視須要覓地靜坐，靜生明矚，無遠弗屆。你既會此法，何妨再試坐一回，自能明白，問我二人何益？恕不奉陪。」還要往下說時，姬繁已被她氣得面色數變，怒髮衝冠，大喝道：「無知賤婢，竟敢屢次口出不遜！聽你所言，分明與妖猿一黨。適纔銀光並未飛走，定是你弄的玄虛，見我到此，將他隱匿。速將妖猿獻出，或是說了實情便罷；如若不然，叫你二人死無葬身之地！」

雲鳳早知難免一戰，聽他出口傷人，也發了火，正要惡聲相報，飛劍出去。楊瑾知此人專慣糾纏，不佔上風不止。自己既沒先期退去，除非初見時對他恭禮服順，決不甘休。強敵已樹，索性鬥他一鬥，看看到底有何驚人的道法。主意早就打好，聞言並不發急，忙使了個眼色，止住雲鳳，望着姬繁大笑道：「可笑你自稱仙人，妄自尊大，連一粒雪魂珠俱未見過，還說甚麼銀光不曾飛走，妖猿必然隱匿此地。果如你言，有法力，不會

使他隱而復現麼？我適者因你貪而無厭，省得你知道此珠，又加冥思夢想，日夕營謀。誰料你乃無識至此，虛聲恫嚇。人家法寶、仙籍，終到不了你的手內，有何用處？有本領快施展出來，讓我二人見識見識，遲則不能奉陪了。」姬繁先在遠處望見那團銀光，便知是件異寶，尚還不知有這麼大來歷。到時見二女站在銀光斂處，因寶重人，料非常人門下。在他已是降格相求，客氣說話，不想目中無人，成了習慣。楊瑾兩世修爲，甚麼能手不曾見過；前生輩分，已與三仙比肩。姬繁就算得道在先，並非同派，這等狂妄自尊，如何看在眼裏。及至兩下里把話說僵，姬繁一聽先見銀光竟是聞名多年而未得見的亙古至寶雪魂珠，心方大驚。後聽楊瑾話更挖苦尖刻異常，不禁怒火如雷，不等楊瑾把話說完，手揚處，一道光華迎面飛來。楊瑾當然不放在心上，也將飛劍放起抵敵。